

歡情底根葉，栽向懷中來。

在懷中有凋謝；——

願長把馨香消散！

哀……哀哀……」

二

似滔滔的水，

舊愁棄我們去了，

似疊疊的山，

新愁呢，向着我們來。

四年之前愁未生，

四年之間愁初生，

四年之後愁將長成。

愁長成，將奈何，

你和我！

打破——無這力啊

怨詛——無此心啊；

只吻着只握着，只珍重着，

只默默的忍着。

忍着，忍着，

愁將老死，將終於老死。

我們唱愁底挽歌，

歡所生的挽歌。

君啊！我啊！

誰歌？誰和？

且歌！且！

大家歌，大家和啊！

「你——我把債來賒！」

你和我把債來賒！

賒來的離憂，大啊大如海。

大如海，曾枯乾；——

願長把愁雲吹散！

哀……哀哀……』

——俞平伯歡愁底歌——

以上是戀歌的例子。戀歌在民謠裏面很佔勢力，我們在民謠裏面很可以找出許多赤裸裸的熱烈的戀歌出來；但後面有專論謠歌的一節（十八節）這里只好從略了。

偷安，是人類之祖未食智慧之果以前的敗德！

服從，是人類之祖未飲反抗之酒以前的弱點！

我誠心誠意的銘謝，魔王賜人類之祖以「反抗之酒！」

我五體投地的禮拜魔王勸人類之祖食「智慧之果」

無上莊嚴的神聖，不過是倒行逆施的愚民的導師！

冠冕堂皇的經典，不過是吮血食肉的民賊的護符！

惟有我大無畏的魔王，是開闢新時代的先驅！

惟有無法無天的妖言，是超度人類出「非人的世界」的福音！

我深深的低頭於魔王之前，無限歡悅的領受更生的洗禮！

我深深的低頭於魔王之前，無限歡悅的領受更生的洗禮！

愛呵，我心醉了你了！

我底心已流注在你底河裏。

——李之常受洗——

我想借一縷清風，
把你底波浪吹起。

愛呵，我心醉了你了！

我想借一縷清風，

把你底波浪吹起。

波浪打在岸上，

激成粉碎的白沫子。

愛呵，我心醉了你了！

波浪打在岸上，

激成粉碎的白沫子。

粉碎的白沫子呀，

你可將人們底心琴打碎！

你宇宙底永久是你底生命

宇宙底偉大是你底願力！

你能夠將人們底心琴打碎！

愛呵，我心醉了你了！

——編者自作愛底頌歌——

以上是頌歌的例子。頌歌在女神裏還有幾篇很好的，如太陽禮讚，如匪徒，頌等是，但以限於篇幅，這裏便不再引了。

冥想詩——這種詩是發抒觀察世界所得的感想的主觀詩。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從觀察自然與人生所得而領悟或解釋那中間的奧義的一種主觀詩。這種詩底動因，純是追求一種玄想，偉大而確實；這種詩底感情也深而且高；這種詩底傾向常是哲學的，知的，彼底內容，除應有的情感外，還含有一種我們眼所不能見，耳所不能聞的，非現實的，現想的世界在內。這些都是這一種詩底特

色呵。

星光照在深黑的水中，

松聲微動在疎星的光裏，

只聽到水鳥拍翼的聲音，

只聽到遲緩的細語。

散着的花香，

吸着的清氣，

在夜之靜境裏，

在心的沉澀的飄蕩裏！

波紋被燈光耀動；

並且耀動了我的心迹。

香草爲溫風吹拂；

並且吹拂了我的煩慮

但有一種深沉的感動，卻仍然附着在我心底！

靜境呵！

靜的一切呵！

我何嘗願拋棄你！

只是要使我如何能得常常留戀你！

我不願意再高呼着生呵，動呵，

都是人間的自縛之繩索呵！

那里及得上靜境！

靜的一切呵！

使我生出甜蜜的嘆息！

我過分的疲倦了！

我也過分的對於人生沒有生的力！

我切願永久；永久地沉在靜默中！

常吸着靜中的甜蜜！

但靜境呵！

靜的一切呵！

我不願拋棄你！

我更有何法常常來留戀你？

只是有斑痕的迹象呵；

只是發青光的恍惚呵；

只是偶然嗅到的迷香呵；

這正是人生的領受——對於無盡的領受！

——王統照靜境——

暴風起了；
迹象滅了；
青光失了；

但偶然嗅到的迷香，又被風吹散去。

只此便已足呵！

是人生之刹那的領受的迴環！

一個夢罷了，

我明明記得將淚珠穿在髮上。

無數的淚珠，

化爲無數的明星，

綴在天半——淡黃色之夏夜的天半。

但淚珠是什麼呵？醒來時

卻滴在枕畔。

哦！人生之領受，也是有這樣的奇幻！

迹象的斑痕呵！

恍惚的青光呵！

少頃間嗅到的迷香！

醒來的淚珠！

人生的領受，不過於吝少了嗎？

然只如此呵，

又誰會得常常享有！

——前人人生的領受——

一

自撒旦摘了「人間底花，」

上帝時常嘆息，

又時常哀哭，

所以才有風雨了。

因為祇要真實的東西，

撒旦他丟給人們

那朦朧的花影；

便是狂醉裏，幻想中，

睡夢邊，風魔時，

和我們同在的了。

二

也有芳草們連天綠着，

槐陰們夾道遮了；

也有葡萄們攙手笑着，

梅花們冒雪開了。

便是風，也溫溫可愛呵；

便是雨，也楚楚可憐呵。

但我們——

我們被掠奪的，

從我們心上

失去了一人間底花，

卻憑麼和他們相見，

憑什麼和他們相見呢？

我們眼睜睜望着；

他們也眼巴巴瞧着。

「接觸着麼？」

「無這力呵！」

望的夠倦了，

瞧的也漠然了；

隔膜這樣成就，

我們便失了他們了

三

「找找我們的花去罷！」

都上了人生的旅路。

我清和太陽出去，

跟着那模糊的影，

也將尋我所要的。

夜幕下時，

我又和月亮出去，

和星星出去；

沒有星星，

我便提了燈籠出去。

我尋了二十三年，

只有影子，

只有影子呵！

近，近，近——眼前！

遠，遠，遠——天邊！

唇也焦了；

足也燒了；

心也搖搖了：

我流淚如噴泉，

伸手如乞丐；

我要我所尋的，

卻尋着我所不要的！

因為誰能從撒旦手裏，

奪回那已失的花呢？

四

可是——

都躍躍躍躍地要了，
都急急急急地尋了！

得不着是同然；

卻彼此遮掩着，

訕笑着，又詛咒着：

像輕煙籠了月明一般，

疑雲霧了人們底真心了。

於是歆慕開始了；

嫉妬也開始了；

我們終於彼此擺手！

我們終於彼此擺手！

我們的地母

那白髮蒼蒼，悲悲慘慘的地母呵，

卻合了掌給我們祝福了；

伊祇有徒然的祝福了；——

清淚從伊乾癯的眼眶裏，

像瀑布般流浮，

那便是一條條的川流了。

五

癡的儘管默着，

乖的終要問呵：

「倘然『人間底花』再臨於我，

那必在什麼時候呢？」

告訴你聰明的人們：

直到他倆底心

都給悲哀壓碎了，

滿天雨橫風狂，

滿地洪流氾濫底時候，

世界將全是撒旦的國土，

全是睡和死的安息，

那時我們的花

便將如綿繡一般！

開在我們的眼前了！

——朱自清自從——

這幾首都可以說是冥想詩底例子。其他如冰心女士底春水繁星中，徐玉諾將來之花園中，大白底舊夢中，都含有這一種的冥想詩底代表作不少。都是根本發揮人生底究竟的一種哲學詩，與現代的人生是很有關係的。

本來，詩與哲學是兩件東西；詩人與哲學者也是兩樣的。用敏銳的論理的頭腦，撮取一個概念從其表面與裏面反覆思索研究，這是哲學家底態度；反之用熱烈的心情把感覺一切有形無形的事象而反覆歌咏出來的，這便是詩人

底態度。所以詩人與哲學家原來的區別是：

詩 人——心情(感情)——直觀(感的)——實感——詩

哲學者——頭腦(理智)——思索(想的)——概念——哲學

這是兩者大體不同的處所。但是實在說起來，詩人不可不有哲學者底要素，正如哲學者不可不有詩人底要素一樣；不然，那詩，那哲學，便不能說是完全。我們知道：完全壓制在理智下面的詩，不能脫去那種死板的意味，固然不可以；但純是用情感而不以理智來抑制，也不免流於放縱無所歸了。所以要感情與理智融合的時候，纔能做得出很好的詩，很好的冥想詩來的。——這是學詩的人所要注意的呵！

(16) 劇詩

劇詩是一種兼敘事詩與抒情詩兩面的主客觀詩，敘述人生底葛藤是客觀的，發抒自我底情緒是主觀的。這種詩底形式多半是對話體（但也有獨語

的) 這詩底內容是人生底運命底象徵，彼底種類有夢幻劇史劇等區別。這種詩體在現代極不發達，幾如敘事詩一樣；據我個人所見的，只有郭沫若女神中的女神之再生，和我們的七月中的鬼劫這兩篇均可以爲我們底範例。鬼劫篇幅過長，現在把女神之再生介紹在這裡。

女神之再生——這劇底取材，是出列子湯問篇女媧氏鍊石補天，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觸不周之山，和山海經等書，是一篇夢幻劇。(我在最近的中國詩歌一文裏說是史劇是錯的) 這劇底意義，是借共工氏與顓頊之爭表現人生底肉方面，悲哀的方面，淚的方面，黑暗的方面底葛藤，三個女神是超絕了人生底葛藤的靈的方面的理想的世界。著者對於現實的人生以爲是很無意義的，很失望的，很悲觀的；雖則共工氏是一個反抗運命有支配人生底權力者，終究戰不過運命，觸倒不周之山，成了一個混沌黑暗的世界；人生底前途何等模糊黑暗而可怕呵！

現在把他底原文錄在這里，我們讀了，對於劇詩底結構與所表現思想，總可以曉然了。

(序幕)不周之山中斷處。巉巖壁立，左右兩相對峙，儼如巫峽兩岸，形成天然門闕。闕後現出一片海水，浩淼無際，與天相接。闕前爲平地，其上碧草芊綿，上多墜果。闕之兩旁石壁上有無數龕穴。龕中各有裸體女像一尊，手中各持種種樂器作吹奏式。

山上奇木葱蘢，葉如棗，花色金黃，萼如瑪瑙，花大如木蓮，有碩果形如桃而大，山頂白雲靉靄，與天色相含混。

上古時代，共工與顓頊爭帝之一日，晦冥。

開幕後沉默數分鐘，遠遠有喧嚷之聲起。

女神各置樂器，徐徐自壁龕走下，徐徐向四方瞻望。

女神之一

自從鍊就五色彩石

曾把天孔補全

把「黑暗」驅逐了一半

向那天球外邊

在這優美的世界當中，

奏起無聲的音樂離融。

不知道月兒圓了多少回。

照着這生命底音波吹送。

女神之二

可是，我們今天的音調，

爲什麼總是不能和諧？

怕在這宇宙之中，

有什麼浩劫要再——

聽呀，那喧嚷着的聲音，

愈見高，愈見逼近！

那是海中的濤聲？
空中的風聲？

可還是——罪惡底交鳴？

女神之三

剛纔不是有武夫蠻伯之羣

打從這不周山下經過？

說是要去爭做什元首……

哦，鬧得真是怕人！

姊妹們呀，我們且將奈何？

我們這五色的天球看看怕要震破！

倦了的太陽只在空中睡眠，

全也不吐放些兒熾烈的光波。

女神之一

我要去創造些新的光明，

不能再在這壁龕之中做神。

女神之二

我要去創造些新的溫熱，

好同你新造的光明相結。

女神之三

新造的葡萄酒漿

不能盛在那舊了的皮囊，

我爲容受你們的新熱新光，

要去創造個新的太陽！

其他全體

我們要去創造個新鮮的太陽，

不能再在這壁龕之中做什麼神像！

山後帝爭之聲

顓頊

我本是奉天承命的人，

上天特命我來統一天下。

（全體向山闕後海中消逝）

共工，別教死神來支別你們，
快讓我做定元首了罷！

共工

我不知道誇說什麼上天下地，
我是隨着我的本心想做皇帝。
若有死神時，我便是死神，
老顛，快讓我來支配於你

顛顛

古人說：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你爲什麼定要和我相埒？

共工

古人說：民無二王，天無二日。
你爲什麼定要和我爭執？

顛顛

呵！你纔是個呀——山中的返響

共工

總之我要滿足我的衝動爲帝爲王！

顓頊

你到底爲什麼定要爲帝爲王？

共工

你去問那太陽爲什麼要亮？

顓頊

那麼，你只好和我較個短長！

共工

那麼，你只好和我較個長短！

羣衆大呼聲

戰！戰！戰！

（喧呼殺伐聲，武器斫擊聲，血噴聲，倒聲，步武雜踏聲起。）

農叟一人（荷耕具穿場而過。）

我心血都已熬乾，

麥田中又有人宣戰。

黃河之水幾時清？

人的生命幾時完？

牧童一人（牽羊羣穿場而過。）

啊，我不該餵了兩條鬪狗，

時常只解爭吃饅頭；

饅頭盡了吃羊頭，

我只好牽着羊兒逃走。

野人之羣（執武器從反對方面穿場而過。）

得歡樂時且歡樂，

我們要往山後去參戰。

毛頭隨着風頭倒，

兩頭利祿好均佔

（山後聞「顛頊萬歲！皇帝萬歲！」之聲，步武雜踏聲，追呼聲：「叛逆徒！你們想往那兒逃走？天誅便要到了！」）

共工（率其黨徒自山闕奔出，斷髮文身，以焦葉蔽下體，體中隨處受傷，所執銅刀石器亦各鮮血淋漓。）

啊啊！可恨呀，可恨！

可恨我一敗塗地！

恨不得把那老獺底頭顱

切來做我飲器！

（舐吸武器上血液作異常憤怒之態。）

這兒是北方的天柱，不周之山，

我的命根已同此山一樣中斷。

黨徒們呀！我雖做不成元首，

我不肯和那老獺乾休！

你們平常仗我爲生，

我如今要用你們的生命！

（黨徒們拾山下墜果而陷食。）

啊啊，餓癆之神在我們肚中飢叫！

這不周山上的奇果聽說是食之不勞。

待到宇宙全體破壞時還有須臾，

你們儘不妨把你們的皮囊裝飽。

（追呼之聲愈迫。）

敵人底呼聲如像海裏的怒濤，

只不過逼着這破了的難船早倒！

黨徒們呀，快把你們的頭顱借給我來！

快把這北方的天柱碰壞！碰壞！

（羣以頭顱碰山麓岩壁，雷鳴電火四起，少時發出一大雷電，山體破裂天蓋傾倒，黑煙一樣的物質四處噴湧，共工之徒死於山麓。）

顛頊（裸身被髮，狀如猩猩，率其黨徒執同樣之武器出場。）

叛逆徒！你們想往那兒逃跑？

天誅快……呢呀！呢呀！怎麼了？

山在飛砂走石，地在震搖，天在爆，

啊啊啊啊！渾沌！渾沌！怎麼了？怎麼了？……

（雷電愈激逾烈，電火光中照見共工顛頊及其黨徒之屍骸狼藉地上。移時雷電漸漸弛緩，漸就止息。舞臺全體盡爲黑暗所支配。沉默五分鐘。水中游泳之聲由遠而近。）

黑暗中女性之聲

雷霆住了聲了！

電火已經息滅了！

光明同黑暗底戰爭已經罷了？

倦了的太陽呢？

被脅迫到天外去了！

天體終竟破了嗎？

那被驅逐在天外的黑暗不是都已逃回了嗎？

破了的天體怎麼處置呀？

再去鍊五色彩石來補好他罷！

那樣五色的東西此後莫中用了！

我們儘他破壞不用再補他了！

待我們新造的太陽出來，

要照澈天內的世界，天外的世界！

天球的界限已是莫中用了！

新造的太陽不怕又要倦了嗎？

我們要時常創造些新的光明新的溫熱去供給她呀！

*

*

哦，我們腳下到處都是男性的殘骸呀！

這又怎麼處置呢？

把他們擡到壁龕之中做起像來罷！

不錯呀教他們也奏起無聲的音樂來罷！

*
新造的太陽，姐姐，怎麼還不出來？

她太熱烈了，怕她自行爆裂；

還在海水之中浴沐着在！

哦，我們感受着新鮮的暖意了！

我們的心臟兒，好像些鮮紅的金魚，

在水晶瓶裏跳躍！

我們什麼都想擁抱呀！

我們唱起歌兒來歡迎新造的太陽罷！

（合唱）

太陽雖還在遠方，

太陽雖還在遠方，

海水中早聽着晨鐘在響：

丁當，丁當，丁當。

○

萬千金箭射天狼，

天狼已在暗悲哀，

海水中早聽着撞鐘在響：

丁當，丁當，丁當。

○

儂們欲飲葡萄觥，

願祝新陽壽無疆，

海水中早聽着酒鐘在響：

丁當，丁當，丁當。

（此時舞臺忽然光明，只現一張白幕，舞臺監督登場。）

舞臺監督（向聽衆一鞠躬後）

諸君！你們在烏煙障氣的黑暗世界當中怕已經坐倦了罷？怕在渴慕着光明了罷！作這詩

劇的詩人做到這兒便停了筆他真逃往海外去造新的光明和新的熱力去了。諸君你們要望新生的太陽出現嗎？還是請去自行創造來？我們待太陽出現時再會！

——郭沫若女神之再生——

這是夢幻劇底例子。至於史劇，在女神集中如湘累，如棠棣之花都是。前者寫屈原底姐女須在洞庭湖泛舟阻止屈原投江；後者寫聶政底姐嫫送別聶政於聶母之墓旁。讀者可自去參考。

(17) 散文詩

把詩底名詞上，加一種形容詞「散文」，本是一樁極矛盾的事。但是到現在無論是詩人是文學批評者，不承認散文詩有獨立的意義與價值的，實在沒有。不但這樣，因為詩體底解放與思潮底勃發，我們底思想與感情愈加複雜，表現我們底思想與感情的方式，愈不是從前那種死板的格律所能束縛得住，今後的散文詩底地位所以也就愈加的鞏固了。

散文詩從形式上看來，與普通的散文，似無何等的變化，殆與所謂小品文同樣，但細察起來，其間的差別也是有的。即是：

散文詩——詩形雖是普通的散文，但內容純然是詩的，不過拿可以作詩的內容代以散文的形式罷了。

小品文——是以散文的內容作成散文，是最短的短篇小說，是人生橫斷面之表現，是客觀的事件的描寫。

前者是偏重主觀的，後者是偏重客觀的。——這實在是兩者最大的區別。

還有散文詩與現代的新詩（或叫自由詩，或叫白話詩）也是稍有區別的：一般的新詩是從舊式的格律詩直接轉化來的；所以詩底形式雖變得極其自由了，但詩底那種可以吟咏的調子，還是隱藏在裏面的；至於散文詩，則那種吟調可以不必具有。

散文詩在中國現代，還是一個發達的時期，好的作品，可以做我們底模範

的還不多見現在只好把譯作介紹幾首在這裡。

從前有一位愚人。

他好久在平和滿足裏過活；但是風聲漸漸傳到他耳中，世間都當他是沒有腦筋的愚人。這愚人覺得羞辱，使憂愁的思想如何能除去這種討厭的風聲。

一個忽然來的念頭到底到了他遲鈍貧弱的頭腦裏……他一分鐘都不肯遷延便去實行起來。

一個朋友在路中碰見了他，頌揚一個有名的畫家……

「我可發誓！」愚人答道，「這畫家去時代太遠了……你不知道嗎？我真不料你有這樣的謬見……你對於時代完全落後了。」

那個朋友便驚異了，立刻便和這愚人同意。

「我昨天讀了這樣一本好書！」另一個朋友對他這樣說。

「我可發誓！」愚人叫道，「我不想你不知羞恥，那本書簡直沒用；空費紙張罷了。你沒有知道嗎？你對於時代完全落後了。」

這個朋友也驚異了便和他同意。

「我的朋友NN真是一條好漢！」第三個朋友對這愚人說。「真是一個大量的男子漢！」
「我可發誓！」愚人喊道，「NN是有名的惡漢，他欺騙了他一切的親戚。你對於洞悉世情還差得遠呢。」

這第三個朋友也驚異了便和愚人同意，棄絕了他的朋友。無論誰人在這愚人面前頌揚無論什麼事情，愚人總是同樣回答一切。

有時愚人還要叱罵地加一句：

「你還相信一切威權嗎！」

「心地真惡狡奴！」愚人的朋友開始說他了。「但是可驚的頭腦呀！」

「好一個妙舌呀！」別人加說道，「實在，他是有才能的人！」

結果，某雜誌編輯人來給愚人說，要他在評論欄裏執筆。

愚人毫不改變態度，仍照他老樣狂叫，批評一切，批評一切的人。

他曾宣言攻擊一切權威，他自己現在卻是一個權威者了。青年們都敬畏他了。

可憐的青年們除了敬畏以外還能做什麼呢？雖然照一般規矩，誰不應尊敬誰的，但是在這

重青勢之下，如果誰不去尊敬他，誰便要對於時代完全落後了。

愚人們在盲目的民衆間有多好的機會呀！

——屠格涅夫愚人（徐蔚南譯）——

我夢中走進了一座地下的圓頂的大寺院裏，那兒充滿了一種均勻的地下的光。

寺院的正中坐着一位威嚴的婦人，穿着長垂的綠衣，伊的手兒托着腮，伊似乎在那兒深思。我立刻知道這位婦人就是自然，急然恭敬的念頭從心之底顫動了。

我走近這靜坐的婦人身邊恭恭敬敬鞠了一躬。「呀，我們萬物之母呀！」我叫道，「你想的什麼呢？你想人間未來的運命嗎？還是想人間如何能達到最高的完全和幸福嗎？」

那婦人緩緩地轉動伊的黑溜溜的令人生畏的眼珠對着我，伊的嘴脣動了，我聽見金鐵般的聲音。

「我想如何能給蚤虱的腿子再大的力量，使他能再容易些逃避敵人。攻擊和防禦的均衡是破了……定須重造過。」

「什麼，」我吃驚地回答，「這是你所想的嗎？不是想我們人間，你的寵兒嗎？」

那婦人稍皺了皺眉頭。「一切生物都是我的孩兒，」伊說，「我愛護他們是沒有高下的，我

破壞一切也是沒有高下的。

「但是善良……理性……正義……」我又躊躇地說。

「那些都是人間的話，——我聽見伊金鐵般說，「我不知道善和惡……理性在我並不是定則——又還有什麼正義呢？——我給你們生命，我要把這生命取去給別的，蟲或人類……我不關心……請你留心着自己勿要來妨害我。」

我想再辯答幾句……但是大地隆隆作聲而震動起來了，於是我驚醒了。

——同前自然——

我們幾乎每天想着，已過去的時光是怎樣地空虛，平淡而無價值呀！過去所遺留的痕迹是怎樣地不足輕重呀！一個一個消滅掉的時辰是怎樣地乾枯無味呀！

但是人還願意活着他不能忘情於生命，由此他自己便在未來上建築他的一切希望了！呵，他盼望於未來是怎樣地快樂呀！

但是爲什麼他不想像那未來的時光是不異乎已過去的呢？

但是他不想像這個。他歡喜不深思，——於是他就這樣做去了。

「明天，明天！」是他的安慰物——直到這個「明天」看見他躺在墳墓裏。要是一次安靜在墳墓裏，你不會再深思了。

——前人明天，明天！（王維克譯）——

你在搖籃裏睡熟的當兒，那很古怪的月亮向窗子裏窺探着，對自己說道：「這是酷像我的靈魂的孩子。」

她輕輕地下了雲梯，靜悄悄地走過了窗玻璃。於是她用母親般的溫存伏在你的身上，把她的顏色印在你的臉上。所以你的眼睛碧綠，你的兩腮却十分灰白。你的瞳人兒只有瞧着她的時候才放得怪大；她親親熱熱地抱着你的喉嚨，從此後你便想慕着眼淚了。

然而在她大喜欲狂的時候，月亮把房間裏裝得滿滿，好像一種燐質的空氣，好像一種發光的毒物；這活動的亮光忖着說道：「我要永遠的向你接吻。你的美麗定要和我的美麗一樣。你一定要愛那我所愛的和那愛着我的東西；水啊雲啊，夜啊寂啊；碧澄澄的大海啊；不成形的許多形的水啊；你不會遊到的地方啊；你不會認識的情人啊；非常奇怪的花卉啊；叫人麻醉的氣味啊；那些懶洋洋伏在鋼琴上聲音又粗又美像婦人啜泣似的貓兒啊！」

「你一定要被戀愛我的人所戀愛，被奉承我的人所奉承。那些眼睛是綠顏色，喉嚨是被我夜裏吻抱的人們，你一定要做他們的皇后；那些人愛那廣大的騷亂的碧海，那不成形的許多形的水，那不會住過的地方，那不會認識的婦人，還愛那像怪香爐似的那些不祥的花卉，愛那笨傻像他們自己似的那些又野蠻又淫逸的牲畜，你一定要做他們的皇后。」

爲了這種原故，不幸的愛兒啊，所以我現在躺在你的腳下，看你有沒有那可怕的女神，那定運命的教母，那全世界患月光病的人的那毒惡看護婦的模樣。

——波特萊耳月亮的眷顧（蘇兆龍譯）——

我認識了一個真女，她把理想中的完美裝滿了天和地；從她的一雙眼睛裏，人們才學得愛慕偉大，美麗，榮耀，和那信仰的不死。

可是這神祕的女郎長得太美，所以不能夠活得長久；她在和我認識了只不過幾天之後便亡故了，我用我自己的手埋葬了她，那一天春神便從叢墓裏斗然托出她的香爐來，我用我自己的手埋葬了她，把她放在一個薰香不壞像那印度的寶貴棺材裏。

我正在向那埋藏我的寶貝的地方瞧得出神，忽然間看見一個酷像那死者的小人，她用一

種神經狂似的強力踏那墳墓上的新土，格格地笑着，對我說：「瞧着我！我是的的確確的貞女！我是沒價值的女郎！罰你的盲和傻，定要叫你愛着我，不管我是怎樣！」

可是我就大爲動怒，回答她說：「不不不！」我還要力表我的拒絕，使用我的脚在地上兇猛地一踏，把我的腿連膝都陷到新墳墓的泥裏去，我現在像一隻被籠着的狼，便囚在那裏，或者永遠地囚在那完美的理想墳墓裏。

——同前那一個是真的——

我傾聽在三月夜的郊原。四野的空氣是這般清溫，這般幽遠。靜悄悄的羣星獨放光明……

在裸赤而冷濕的白楊枝裏風不住地呻吟，成行的白楊在鄉間的道路上綿延——不安的，憂懼的，像是發熱的病人。

我又聽見鷓鴣不住地哀鳴，淒清而且令人昏沉。

在河的對岸叢林像道黑牆般地矗立，深深地呼吸。那後面是崇山……

這便是一千九百一十八年，那時間……

我的思潮緩緩地深潛到一處沉滅了的地方。忽地我覺得一陣鮮紅的血霧湧現；我不能看，

也不能聽得周遭的一切，我沉滅在紫紅的不可測量的深深大海中。

我們回首當年，我們苦憶當年——像塊石頭壓在墳墓的上面……

這是六年前隔離 Bapaume (註)不遠……

溜彈沉重地打擊不住地震撼着地窖，我和我的朋友們呵在此地期待死的照臨。
砲火似雷般的怒鳴。

我們戰慄地站在小窗前，爐裏的火漸漸昏小，奄奄欲滅，冷濕的風不住地從破碎的玻璃片上吹過來，在那殘毀的叢林後顯出魚肚色的黎明。

攻擊令——出來！

於是我們便跳躍，顛覆，匍匐，倒跌……

我們的頭上開花彈碎裂，轟發在這朦朧之中。

周遭的砲火發放光燄。溜霰彈炸裂成可怕的雨點下來……

四處都是荒涼憂恐

我們更繼續着顛覆，匍匐，倒跌——前進前進！

現在呢？——

那晚夜的景色已經消磨。房子裏滿佈着漸次黎明的流光。——
春風吹過山林，緩緩地沉沉地壓上樹梢，折斷了一切不幸的，輕脆的枝條。

金黃色的陽光照射在山頂。白雲在天空裏像旌旗般的飄揚。

呵，一切都過去了，夜的殘影已經銷沉。那最愁慘的苦難和失望已經過去——只有這種記憶呵在我們的腦中長存……

啊，我們是虎口餘生！

(註)——Bapaume 是法國的城，大戰時爲有名的戰地。

——Georg Knpon 我們回首當年……(梁俊青譯)——

(18) 民謠

民謠，或稱歌謠，或叫民歌，是詩底最原始的。彼底發生，並不是由於受了教育的專門詩人，佢自己以前曾從事於大詩人底模倣，或是使用難能的言語以驚人，用心於技巧以傷天真的感情的，但只是由於無教育的村婦和田野山林之人，把佢們所感受的滿腹情感，自然地如泉水一樣流溢出來，便成爲歌的。作

者當時殆不思及詩人底名譽，只是如小鳥那樣自由地，真率地，樸素地歌唱出來，便滿足了，所以作者底名殆全不知道。

學詩的人，不可不研究民謠。因爲民謠是直覺的，語語是從國民性之中心所發出來的真摯的與誠信的聲音，而且簡明平易，具有一種偉大的感人的力。我們如能夠吸收這種民謠的精神在詩裏，便不愁沒有好的詩作產生了。

民謠底種類：有（一）情歌，（二）生活歌，（三）滑稽歌，（四）敘事歌，（五）儀式歌，（六）兒歌這六種。（根據周作人歌謠一文裏的分類。見自己的園地）我們現在根據這分類各舉出幾個範例說明於下。

情歌——即是抒情詩裏的戀歌，發生在民間者。多半是抒寫情郎情婦連情時種種佻脫，眷戀，盟誓，遇合，離別等情感的。

月亮一出兩頭尖，

姐姐，你爲什麼住在河那邊？